

河南作家丛书
HENANZUOJIACONGSHU



徐慎
小说选

徐 慎 小 说 选

徐 慎 著

责任编辑 仵 九

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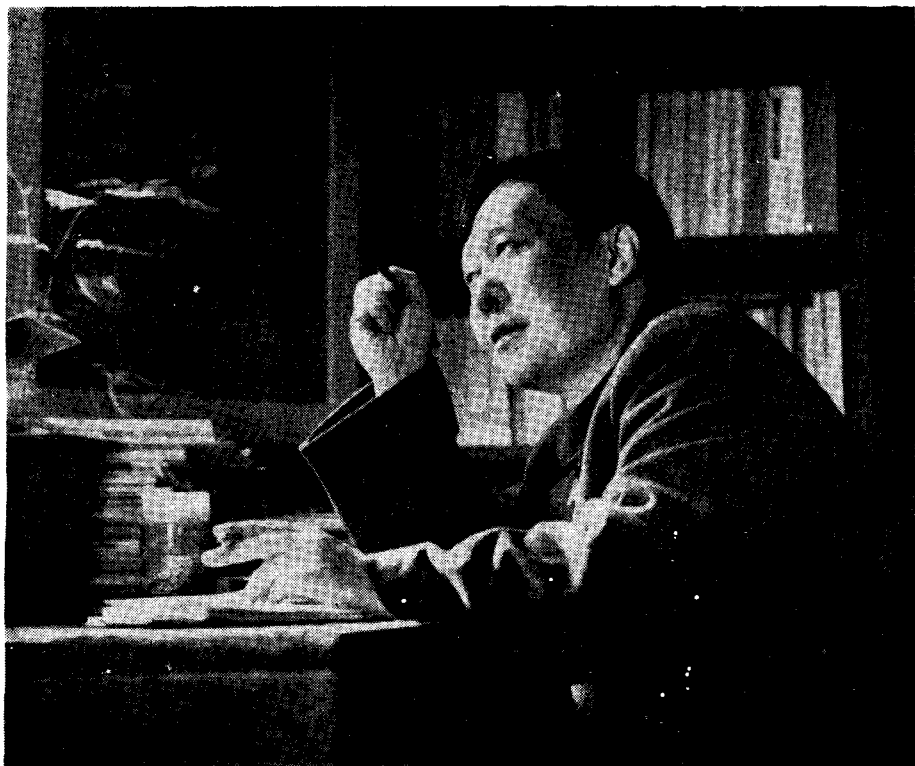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9.375印张 185千字

1983年9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2次印刷

印数51,400—88,400册

统一书号10385·23 定价 1.80 元



徐慎工作照

目 次

- (1) 四书记
- (33) 难判的离婚案
- (45) 有这样一个富裕中农
- (60) 姊妹花
- (74) 樱桃湾
- (94) 老贫哥和小能弟
- (116) 雁归来
- (133) 爱的归宿
- (149) 双 桥
- (159) 棉花姑娘
- (177) 草苗争长
-
- (189) 金银花
- (198) 三人行
- (213) 老年兄

(224) 霜花十月

(236) 初春时节

(268) 老拔贡的故事

(277) 光滑的银丝

(293) 后 记

四 书 记

这篇小说写的是庆丰县委的四个书记。恰巧他们的姓是《百家姓》上的头一句：“赵、钱、孙、李”。现在就从第一书记赵越谈起……

一

赵越今年五十六岁，发不白，眼不花，走起路来健步如风；人人都说他焕发了青春。

他到这个县里来担任书记是在一九七五年七月。那是一个不平凡的夏天，天热人更热——广大群众在热火朝天地大干社会主义，少数人在“热血沸腾”（钱副书记语）地层层大揪“走资派”；闹腾得工人做不好工、农民种不好地、学生上不好学，人人心里都窝着火。

就在这样个时刻，赵越从五七干校来到地委接受任务，和他谈话的是地委书记周正民同志。

“老赵呵！”周正民幽默地说，“你真是返老还童啦。瞧！

看起来倒象个小伙子。现在，需要你这个小伙子重新上阵。”

“年老的小伙子已作好一切准备，请您下达战斗任务吧！”赵越笑着说。他在这位老上级面前从来是无拘无束的。

这时，地委书记才非常严肃地告诉他：地区的核心——庆丰县，今夏的粮食产量骤然下降，一些工厂也停产了，希望他到那里去能依靠群众，扭转这个局面。

赵越本想从地委书记的嘴里了解更多的情况，谁知老周看出了他的心思，就先堵口地说：

“当然，情况我还可以再介绍一些，不过我怕给您带来先入为主的印象。您亲自去调查研究吧。焦裕禄同志说：‘吃人家嚼过的馍是没味的’。”

赵越从地委又回到五七干校，准备把行李收拾一下，明天出发。

五七干校在市郊，门口有一条清澈如镜的大河；河滩广阔，滩内铺满大沙。大沙——建筑上必不可少的材料，人们往往跑上数十里、数百里来获得它。

瞧，现在河滩里拥挤着一百多辆架子车，正在装载着沙子。赵越对这一百多辆架子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因为每辆架子车上都写有这样的标记：“庆丰县城关公社春光大队”。

庆丰县——正是自己要去工作的县，离这儿整整一百四十华里。这些架子车跑这么远来拉沙干什么用呢？送到眼皮底下的情况啊，得去问一问。

“同志，你们成帮结队，拉这沙子干啥用的？”赵越走

到河滩里，向一位中年人询问。

这个中年人膘了赵越一眼，豪迈地说：

“给粮食制造粮食哩。”

即将上任的县委书记大惑不解了。所谓粮食的粮食，是指肥料说的。沙子和肥料简直风马牛不相及啊。

中年人见赵越愣住了，这才笑着解释说：

“同志，实不相瞒，俺县今夏减产了。减产的重要原因嘛，是肥料供应不上。种庄稼凭的是水、肥二字。水，俺县实现了水利化，不成问题；肥料呢，过去有种偏向，大都依靠化肥，对农家肥不大注意。这可好，到今年春天，麦子拔节，正需要大水、大肥来喂的时候，县里的两个化肥厂停产了。这象孩子们需吃壮饭的时候，你让他饿着，咋能发育好呢？不减产才怪。可我们大队有三个生产队不仅没减产，反而增产了。因为这三个队农家肥搞得好，实现了一亩田一头猪，而且猪圈都是水泥砌的，硬帮硬底不漏汤。毛主席说：‘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化肥厂。’这话一点不假。现在，我们就是推广这三个队的经验，普遍砌水泥猪圈，兴建‘小化肥厂’。水泥离不开沙子。我们来拉沙，就等于给粮食拉粮食哩。”

“啊——！”赵越听了后心中非常激动：这么热的天，跑这么远的路，拉这么一车沙。这些人真是在千方百计地大干社会主义。他不由得对这帮烈日下的车队肃然起敬。

“啥东西缺者为贵。”中年人听赵越“啊”了一声，以为他感到惊讶，就又解释说：“俺县没有这玩艺，不得不到这儿拉。其实一百四十里路不算远。昨天到这儿来拉沙的还有

二百里远的，由县委书记带队，可威风啦。俺县可好，县委书记不来吧，还不让我们来，头一次被他截回去了，这一次俺是偷偷来的……”

“偷偷来的？”赵越不由地问。

“可不！”中年人气愤地回答。“县委钱副书记硬说我们春光大队是搞唯生产力论的典型，光低头拉车，不抬头看路。还说要到俺大队来蹲点，揪基层走资派……”

“同志，您是大队的……”

“大队长兼支部副书记！”中年人风趣地回答，“大队长，不好当，戏台上的靶子，批判会上的对象。”说罢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赵越听到这里，由刚才的激动变为感动：这是多么好的一位农村基层干部，以身作则，率领群众远道拉沙，别人还向他身上泼污水，看样随时有被整的可能。可他依然豪爽、乐观，泰然处之。于是，便要求说：

“大队长同志，正好我要到你们县，咱们一路同行吧？”

“你搭汽车多方便，两个小时就到了。再说，我们都是重车，不拉脚。”

“不，我不是想叫你们拉我。我是想和你们一块拉车，锻炼锻炼。”

“啊——！这……”大队长有些惊讶地说，“实不相瞒，拉这玩艺苦着哩，有人作过计算，这一车沙拉到家里，身上流出的汗比这一车沙的重量差不了多少。”

“添个蛤蟆四两力，我可以帮你们拉个纤什么的。”

“这可是您自找的。哈哈！您也别瞞我，”大队长用手指点着赵越说，“您一定是个作家、记者什么的，想体验体验这拉架子车的生活哩。”

大队长这颇为自信的话，把赵越也惹笑了。

这帮由一百零三辆架子车组成的车队，是在当天下午往回走的。每辆车载沙都在七百斤以上。

赵越和大队长刘铁山伙拉一辆车。他那一捆简单的行李在车头上放着，另外在车帮上拴了一根绳，刘铁山驾辕，他在一边拉纤。骄阳如火，公路冒烟，还没有走二里路，赵越那条羊肚子毛巾已被擦下的汗水浸得湿淋淋的。

傍晚时，车队来到一个小镇上，停下来，该吃晚饭了。正好，供销社的食堂没有人，宽敞的饭厅里一拉溜摆着十几张方桌，每桌八个人，正好坐满。

热情的服务员出来了，问带队的刘铁山让大伙吃什么？刘铁山反问他一句：

“您这儿啥最便宜？”

服务员开玩笑地回答：

“白开水最便宜，一分钱一大碗。”

“好！每人来三碗白开水。”

服务员先是一愣，接着见他一本正经，丝毫不带开玩笑的样儿，这才每个桌上端来三八——二十四碗白开水。社员们掏出自家准备好的、被炽热的空气烤得干绷绷的干馍，泡

进开水里，香甜地吃起来。

赵越望着每张桌上的二十四碗白开水，心潮翻滚，思绪升腾：这是一种什么精神？这是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。这正象鲁迅先生说的：牛吃的是草，挤出的是洁白的乳汁。他们啃着干馍，喝着白水，干的是闪光的社会主义。这是一群拉社会主义车的金牛啊！

这一夜，赵越虽然身困体乏，可是躺在乡村小店的芦苇席上怎么也睡不着。他想得很多、很深……

第二天，鸡叫头遍，这帮车队又出发了。走了一上午，到该吃中午饭的时候，他们也不吃饭、也不休息，说是加把油就到家了。

下午两点钟左右，他们来到距县城五里地的柳林堡。大队长忽然停住车，不走了。他把一个老贫农喊来，两人商量着是不是绕路。

“绕——绕过去！找那麻烦何苦哩！”老贫农斩钉截铁地说。

“那可要远六里地啊，再说这是柏油路，那是黄土路……”大队长犹豫着、惋惜着。

在一边旁听的赵越莫名其妙了，不由地问：

“放着近路、好路不走，为啥要绕路呢？”

“唉！”大队长叹一口气说，“不早告诉你啦，俺这次是偷偷来的。怕路过县委会门口啊。这大队人马，不把钱副书记惊动出来才怪呢！”

“闯过去！”后边一个小青年说，“钱副书记可能下去

啦，不在哩。”

大队长头摇得象货郎鼓一样，说：

“下去是不可能的。你没听咱县群众给咱这三位书记编的快板吗？‘要找钱书记，县委大院里；要找孙书记，医院病房里；要找李书记，公社大田里。’他肯定在……”

大队长这回算说错了，他话未讲完，一辆吉普车迎面而来，到他跟前，嘎然而止，随着车门开处，露出一张虽然年轻但却铁青的脸……

“啊！钱副书记……”大队长大吃一惊。这真是痒处有虱，怕处有鬼。

“又是你们春光大队！”这位年轻的、铁青着脸的钱副书记从吉普车上跳下来。他穿了一身灰涤卡的制服，敞着怀，露出一脸不满的气色说，“县委三令五申让各公社、各大队集中一段时间搞大批判，批唯生产力论，你们非但不听，反把大队人马拉出去，用心何在？……”

“我们拉车为了砌猪圈，积肥料，不使秋季再减产。咱县化肥厂一时半时也出不了产品，时令又不等人……”大队长无可奈何地申述说。

“听！张嘴合嘴尽是猪圈、肥料、产量、产品……鸡毛蒜皮，不抓大事！看来你们领导班子确实需要补充新鲜血液了……”

“钱良同志，请赶快上车吧！”从吉普车里又走出一个人。这人四十七八岁，衣着朴素，唯有鼻梁上架的那副宽边眼镜，使他显出了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。此人是县委副书记孙

田。他说完这句话后，用手指了指腕上的手表。

钱良也不由地望了一下自己的手表，又狠狠地扫了刘铁山一眼，那挑战的眼神，好象说：“你拭目以待吧！”这才扭转身，向吉普车走去。

刘铁山咽不下这口冤枉气，他小声地但却是很愤懑地嘟噜说：

“补充呗！无非是我们下台，你的人上台……”

“什么，什么？”钱良骤然扭过身子，把手一砍说，“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对‘吐故纳新’是怎么领会的？……”

“我的钱良同志！”孙田连连扯着他的衣襟说，“现在已经两点半啦，如果去得晚了，赵越同志很可能会搭车来的。听说这个老头子性急如火……”

至此，在旁边静观的赵越再也不能沉默了。他不能让他们去浪费国家的汽油，他不得不暴露自己的身份：

“我就是老赵！请你们别去接了……”

“啊——！赵书记……”孙田热情地跑过来，热切地和他握着手，“我今天从医院里出来，就是为了专程接你，想不到在这儿相遇……”接着他作了自我介绍。

“啊——！赵书记……”刘铁山激动得热泪盈眶。“您瞒得我们好苦！一路上，您可真辛苦了……”

“啊——！赵书记……”钱良矜持地走过来，握过手后，也作了自我介绍。心想：这真是狭路相逢。从他不坐汽车去拉车可以看出，他是个什么角色。看样子，他是冲着我来的……

“大家还是喊我老赵吧！这个称呼最亲切。”赵越笑着说。“啊！春光大队的同志们还没吃午饭呢！走，到县委休息休息，打打尖，这顿午饭我请客。”

“你请得起吗？”钱良揶揄地问。

“请得起。每人无非是三碗白开水嘛！”

“哈哈！”春光大队的干部、群众都笑了起来。这发自内心的喜悦、笑声，钱良和孙田是根本无法理解的。

二

自从赵越来了以后，县委机关发生的第一个变化，是孙田副书记出院了。他对赵越的到来，从心眼里是欢迎的、高兴的，觉得有了第一把手，今后就好办了。过去，钱良干的那些事，支持吧，违背自己的心愿；反对吧，人家正两眼盯着你这个“走资派”是不是还在走。住医院可以回避许多矛盾。象什么突击纳新、突击提干，钱良把他那一些兄弟们，甚至驴尾巴上吊棒槌的亲友都弄进来啦。如果不住院，将如何对待？即使沉默，将来也会追查自己的责任，明知不对，为啥不阻止啊？这样一住院，不在其位，不负其责。现在他出院也不仅仅是赵越来了，有了挡风的墙；他还有一个良好的愿望，那就是要保护赵越。他听人说老赵性急如火，干起工作雷厉风行。他怕两个人矛盾起来，人家再把老赵“打倒”或者“轰跑”。自己有责任、有义务在里边起些调解和缓冲的作用，经常给双方做做工作，别使矛盾激化……

果然不出孙田所料，在第一次书记碰头会上，赵越和钱良的矛盾就暴露出来。

事情还是由春光大队引起的。

县委第一书记赵越和春光大队社员一起远道拉沙的消息，象三月的春风一样在周围大队传扬开了。人民群众以赞赏的口吻传递这个消息，也是有意和当时报纸上的舆论唱反调，发泄发泄心头的闷气。春光大队的群众，真象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温一样，心头暖洋洋的，眉头舒展展的，劲头高涨涨的。他们决心沿着和县委书记共同走过来的这条道路，夺取秋季大丰收。一个小青年还在黑板报上写出了快板：《县委书记和我们心连心》……

这些动态，钱良马上就知道了。他觉得这是对自己的挑衅，所以在第一次书记碰头会上就组织反击了：

“地委这次派赵越同志来主持工作，我衷心地拥护。老赵一来嘛，我就可以抽身下去了。我准备到春光大队去蹲点。那儿的主要干部——比如刘铁山吧，右倾保守。不，可能他本人就是走资派，将来揭揭看吧！光知道生产、生产！其实他是拿生产压革命，也是在搞政治。所以这个土围子一定得突破。我这里有材料，他们是在搞复辟、倒退。我提议去那里召开一个现场会，让全县的干部都去看看这个唯生产力论的典型……当然，老赵来的时候，由于不了解情况，帮他们拉了车；干部参加劳动，拉车本身没错嘛。请不要误会，我到那里去蹲点，决不是针对任何人的。”

钱良谈完以后，用眼扫了一周，想看看其他三个人脸上

的反应。

赵越心想：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，可偏要说得冠冕堂皇。年轻轻的，咋学得象资产阶级政客一样，满嘴尽是外交辞令。但他是第一把手，不好马上表态，只得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，想先听听其他同志的意见。

“你早该下去了！”县委第三副书记李忻说。这是一个二十八岁的姑娘，由于她工作泼辣、劳动卖劲，群众都喊她“假小子”。她一年四季都在农村，是昨晚接到通知才回来的。她对县委最近的情况并不了解；但有一点她是了解的，那就是钱良不爱下乡。当她说了第一句话，觉得还不够味，就又补充说：“要下，就一杆子插到底。别蹲在公社或大队部，从上边看你下去了，从下边看你还在上边。”

听！姑娘把“预防针”已经给他打上了。这不能不使钱良有些尴尬。是的，在过去风风火火造反的日子里，他钱司令是何等的威武啊，说句话就是命令，写二指宽的一张纸条就是“圣旨”，谁敢违抗？偏偏有一个梳着羊角辫的小姑娘敢顶撞他，那就是李忻。记得有一次钱良发出露布，要批斗厂内一个劳动模范，说他是“保皇狗”。姑娘上前把那个露布撕了。钱良听说后怒不可遏，找到李忻质问。姑娘耐心地劝导他：“不要动不动就给人家扣大帽子嘛！要看到不少同志都有个认识过程。就说你吧，我正想找你谈谈……”说着，把一叠子材料摆在钱良面前。钱良一看，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。原来那是在另一派掌权期间，钱良主动送去的降表。上面写着：“那些大字报是李忻写的，我本不同意，她硬逼我签名

的。我错了。这丫头人小鬼大，你们可不要轻视她……”姑娘批评过钱良，又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把这份材料收起来吧！希望你经常地看一看……”因为这件事，更重要的，因为李忻光明磊落，有一股凛然正气，从此钱良对她见面怯三分，凡事让三分。后来，两个人结合到县委，钱良就采取了“调虎离山”的办法，让姑娘下乡蹲点。姑娘觉得这是件天大的好事，扛起行李，一杆子插到基层，不通知开会不回县委。

赵越对他俩的这段“造反经历”并不了解，可是从她刚才短短的发言中，看出来这是一位心直口快、泼辣勇敢的姑娘，而且对农村工作相当熟悉，不由赞赏地点了点头。

赵越一点头不当紧，这倒使孙田为难了：李忻的发言是同意钱良下去，你一点头，不是也等于同意吗？他下去哪是“蹲点”，是想搞乱基层哩；他说“不针对任何人”，实际是针对你哩。自己咋说好呢？于是，孙田折衷地说：

“下去可以下去。不过，那个现场会嘛，是不是先不要开。等了解一段情况后再说，因为农村的事情往往是很复杂的……”

“情况了如指掌！”钱良回敬说，“你住在医院里，当然是两眼黑啦！”

“这……”孙田几乎语塞了。人怕揭短，这也确是自己的短处。他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当然……这一段你在家主持工作，情况比我熟悉。不过我是根据我多年在农村工作的经验……”

“老黄历不适用了，现在正批经验主义哩。”钱良肆无